

## 第四十八回 立功揚名加官進爵 一門將相四代榮封

話說寶珠、墨卿、松筠見李公、夫人告辭，李公直送上船，又談了好一會，夫人有禮物送來，還有送松夫人的物件。寶珠稱謝，送了李公上岸，就升炮開船。回到京口，又庵早到。領兵渡江到揚州，船在徐凝門官廳前停泊，各官迎接，碼頭上熱鬧非常。

過了一宿，寶珠要遊平山堂。同墨卿、松筠更換便衣，叫了三頂小轎，跟了兩名書童，四名家將，進城出天寧門，就在閣部祠、天寧寺游了一會。寶珠到底腳下不穩，逛了沒多幾處，金蓮有些疼痛，坐下來歇息片時。三人又上轎，見下街無甚意味，就一直走了，路上一片荒涼。少頃過了觀音山，到平山堂，景致就好了。一帶蜀岡，長松夾道，今日天氣陰陰的，並無日色，松林裡清風徐來，頗為涼爽。

書童扶寶珠上山，游了多少洞房曲檻，又看了三層樓，並歐陽公的真跡，就有個知客和尚來陪。見他氣宇不凡，知是貴客，吩咐泡茶，請他們坐下。和尚再把寶珠一看，魂靈都飛掉了，暗想我在這個名勝地方，見過人千萬，這個美人，眼中卻沒有見過，商家小姐少奶奶，也比不上此人的腳跟，大約這就是個絕色了。目不轉睛的細看，雖不敢存邪心，但是這一對骨碌碌的眼睛，生在個光頭之上，格外出相。

見寶珠穿著湖色羅衫，藕色夾紗背心，一雙粉底小皂靴，耳朵上戴一對金秋葉，項上幾道金練子，不知他何等樣人，就問道：「還沒有請教，三位老爺貴姓？」墨卿道：「我姓李，他兩個姓松。」和尚道：「貴處那裡？上敝地有何公幹？」墨卿道：「我們是京都人，到南京到省的。」和尚道：「三位貴人，失敬失敬！現在寓在那裡？」墨卿道：「還住在船上。」

和尚道：「如今河道難走呢！松宮保得勝班師，河下兵船都塞滿了，已過了三五天，經略大人船昨日才到。這位經略才學大呢，他同我們城裡許府關點子親，前天許五老爺在這裡觀牡丹，還講到大人的話，說苗兵海寇，兩路人馬狠得了不得，和親王都戰他不過，一個省城失去大半個，松宮保才走了去，苗兵海寇見他個影兒，就都嚇退了，奔回本國，永遠不敢出頭。松宮保趕了去，一個個殺盡，單把苗王、海賊頭捆住，帶他們進京，聽萬歲爺發落。這就叫做『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』。我們只說這位大人三頭六臂，不知怎麼狠法？誰知他還是個小孩子，今年才交十八歲。昨日有人見他在船上，送客出來，十分美貌，同千金小姐一樣嬌柔。你們三人說奇是不奇？這不是天上金童星臨凡，就是玉女降世，人間豈當有的？」

寶珠嫣然含笑道：「你見過沒有？」和尚舌頭一伸道：「我的大老爺，你是什麼話，我們出家人，就在他前面站一站，也沒有這等福分。」說得三人好笑。和尚請他們各處遊賞，又看第二泉。這和尚在寶珠身旁，不住的挨來擠去，錯後參前，殷勤勸勤，指點景致，遇著石徑難行地，還要攙一把，扶一把，又仰面望空嗅嗅香氣。寶珠好不厭他，他倒笑嘻嘻的說長說短。寶珠也不理他，就要了筆硯，題詩兩首：

煙花自古說揚州，為訪平山盡日遊。  
最是隔江好風景，萬峰青到畫樓頭。  
酒思詩情總未消，名泉遙接廣寧潮。  
玉人今夜歸何處？明日空留廿四橋。  
落款三軍司令松氏寶珠。

墨卿笑道：「你在獅子口各處署名，都是寶珠，是何意見？」寶珠道：「這是我的外號，難道我還用名字麼？」墨卿笑道：「我不同你鬧笑話，你這個外號，好象是你姐姐的妹子。」寶珠臉一紅，也不辨白。和尚見了這個款，也有些疑心，雖不敢問，不覺恭敬了許多，要留他三人吃素面，三人立意不肯，和尚送出山門，暗暗的問轎夫，是那裡抬來的？轎夫說：「元帥船上來的。」和尚明白，都嚇呆了，暗想今日幾乎鬧出大亂子來。

再說寶珠等回船，已有下晚的時候。次日起行，船到邵伯，寶珠對紫雲道：「邵伯常患水災，我進京上個條陳，大興水利，叫這個地方永慶安瀾。」紫雲點頭微笑。又行了幾日，已到清江浦，漕台也有世誼，清酒送禮，極力恭維。

寶珠到王家營，領兵上岸，漕台送了兩頂綠呢大轎，寶珠、墨卿乘坐，紫雲、綠雲、公主都有大轎，其餘僕婦丫環，具是騾車，隊伍整齊，旗幡招展，戈矛耀日，金鼓喧天，正是：

「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」

比水路格外威武。十八站旱路，曉行夜宿，地方官伺候公館，非常供應，在路無詞。

今日八月十三，前軍已到蘆溝橋紮定，寶珠尚在保定，就著家將回去報信。夫人、大小姐非常之喜，吩咐松蕃來接。松蕃帶著許多家人，在城外候著，接連就有些親友到來，李蓮波、許文卿等都來。寶珠兼程而進，次日午刻就到。

皇上親率文武大臣，郊迎二十里，見各營人強馬壯，如潮水擁將上來，靜悄悄的，規矩森嚴，軍威整肅，皇上歎道：「真將軍也！」眾人嘖嘖稱羨，把個許文卿樂得說不出話來，倒反板板的不開口。又見旗旗簇簇，戈戟層層，許多大將一對對排列，鼓角齊鳴，凱歌迭奏。中軍五千桿龍鳳繡旗，遮天蔽日，耀眼爭輝。二十四都統騎著十二對馬，分列兩行。松勇、松筠在中間，打著頂馬。麾蓋之下，寶珠、墨卿白馬金鞍，紫韁繡轡，背後高掌帥纛白旄，黃鉞金節，全副儀仗，前後圍繞。知道聖駕來迎，連忙約住軍士，二人下馬步行，搶步上前見駕，拜伏在地。

皇上親手扶起，著實慰勞。寶珠轉身同各大臣相見，許月庵、李榮書各長輩面前，寶珠一一請安。墨卿也見過父親。各官稱功頌德，交口贊揚，惟有文卿見寶珠丰姿如舊，美麗依然，心花都開了！走上來，一把拉住纖手，眉歡眼笑，好不快樂。寶珠粉面通紅，勉強應酬，又同松蕃談了幾句，傳令兵將，都紮在城外。自己隨駕入城。

皇上御殿，寶珠、墨卿從新朝拜，皇上吩咐平身，錦墩賜坐，問了些戰爭的事務。寶珠一一對答，聖心大悅，很贊了幾句。傳下旨意：

二卿功高勞苦，今晚在武英殿先賜慶功宴，然後獻俘，三品以上，皆得陪侍，命宜政王、莊敬王主席。寶珠、墨卿謝恩，到武英殿，早已擺設齊整，燈火輝煌。寶珠、墨卿分左右二席，皇親國戚，宰相公侯，都不得陪侍。

各敬三杯，說不盡山珍海錯，玉液金波，體面已極。當時席散，寶珠、墨卿仍在城外營中歇宿，松筠、紫雲、綠雲、公主、同些侍女僕婦，都先回去。

天明，寶珠、墨卿率領各大將，擺齊隊伍，自己馬前列著邱廉叔姪的囚車，刀槍劍戟，後擁前遮，看熱鬧的人山人海，擠塞不開。寶珠到太廟獻俘，然後入朝，領皇子撒鈴見駕，就繳還帥印。

皇上笑道：「大隊人馬駐紮城外，無人管束，未免生事，煩卿仍掌帥印，督理軍機，另日候旨，卿其毋辭。」當面封贈松俊太子太保，協辦大學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，一等南安智勇伯加一等輕車都尉，榮封四代，總督神機營軍務，各省軍馬，俱受節制。李文翰太子少保，兵部尚書，一等肅毅子，賞換雙眼花翎，幫辦神機營軍務，榮封三代。各賞假三個月。其餘隨征將士，候敘功升賞，大犒三軍。

寶珠奏道：「臣滅羅華島，獲到偽宮女六百餘名，資財一千三百萬，請旨定奪。」皇上笑道：「盡以賜卿，以示朕酬勞之意。」寶珠力辭，皇上不許，傳旨都送與帥府。後來寶珠在宮女之內，尖上選尖，美中求美，揀了八十名，其餘都分賜有功將士。又撥銀子一萬兩，勞賞大功，所有歿於王事之家，請旨優恤。人情歡洽，朝野沾恩。此後話表過不題。

寶珠、墨卿當日退朝，將撒鈴安於賓館之中，二人各回府第。寶珠到家，內外人等，都來迎接，松筠、松蕃出來接了進去，見夫人、大小姐在廊下，寶珠搶行幾步，叫道：「我回來了，娘和姐姐好呀！」一手扯了夫人，一手扯住寶林，臉上要笑，不由的眼淚點點滴滴，落將下來。夫人要笑要哭的，一句話也說不出口，將寶珠的手握得緊緊的，拉進堂中，姨娘也走出來，寶珠一一拜見，夫人一把扶起。彩雲、紅玉等大小丫，都來叩見，寶珠扯住，夫人教都走出去，此刻不許來嚕嗦。

就將寶珠扯到懷裡坐下，對著他的臉，看了一看，口口聲聲道：「好孩兒，想不到娘又見著你了！我沒有接到你的信，就知道你要班師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娘如何就知道呢？」夫人歎道：「我那天夜裡，不夢見你兩次？」寶珠回頭對寶林道：「姐姐，瞧我們臉上瘦多少？」夫人又將他膀子拉住，婉惜一番。寶林道：「瘦是瘦了些，怎麼一點風霜沒有？還同在家裡一樣的豐致。」

夫人笑一回，哭一回，講說不了。寶林道：「娘也放他散散，談的時候多著呢。」夫人也問了松筠幾句話，就叫同松蕃退出去，自己扯著寶珠進房，母女姐妹，談談說說，就竟笑的時候多了。寶林問問公主的根底，寶珠細說一番，笑道：「好個人兒，我的意思帶回來，配合筠兒。」寶林笑道：「恐怕人家不願意，他未必不屬意於你。」寶珠臉一紅，不言語。

寶林笑道：「我昨日晚間，就教他宿在你房裡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倒有些不便當呢。」寶林道：「正中他的下懷，有什麼不便呢？」夫人、寶珠都笑起來。夫人教寶珠進房看看。

松勇進來叩見夫人、小姐，夫人道：「你如今是個官了，我們也不能照常待你。」松勇道：「太太什麼話，有官沒官，都是個奴才，況且這個官也是少爺的恩典。」夫人道：「少爺倒虧你照應，得你多少力，我還感激你呢！就是你父母，都有封誥的人了，我們自然抬舉他。」松勇叩謝，退了出來。

再說紫雲、綠雲陪著寶珠進房，見公主坐在窗下看書，笑道：「妹妹用功得很呢，可稱文武全才了。」公主起身笑道：「閒著沒事，借此消遣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在海外有這些好書看麼？」公主微微含笑。

寶珠各處看了一遍，見陳設依然，不勝今昔之感。進房坐下，綠雲送上茶來，寶珠就同公主閒話。今日是寶珠壽辰，外邊無數的親友來拜賀，寶珠一概不見，說改日謝步。少刻，墨卿也來拜壽，見過姑母，夫人留他吃晚飯，談到二更才去。寶珠同兩個兄弟，回房陪母姊閒談，經寶林再三催促，才回套房。

公主只道他今晚就要收房，心中又愁又喜，見寶珠說說笑笑，好不有興，只管取笑開心。寶珠走過來，挨在公主身邊坐下，嘻嘻的說道：「今夜團圓佳節，上好的良辰，你我不可辜負，早些同上陽台罷。」公主含羞，低頭不語。寶珠笑道：「這是千里姻緣，百年大事，妹妹何必含羞？」

站起身勾住公主的香肩，笑道：「既是妹妹執意，等我先睡，你隨後快來。」就將長衫脫去，單穿白羅繡花夾橙。紫雲上來拉掉靴子，露出大紅鑲邊緞褲，下面一對窄窄金蓮，尖而且瘦，藕色洋縐繡鞋，纖不盈指。

公主看見，很吃一驚。寶珠笑道：「妹妹，我負了你這番心了！只恨我前生未修，無福消受，則天乎已酷，人也奚辜！」紫雲等大笑，公主不覺也笑起來，心裡格外拜服。暗想「我自信是個女中英俊，誰知女子中還有這種奇人，勝我百倍，我說男人那能這般嬌豔？但是我窮海孤身，飄蓬無定，不上不下，將來不知如何。前日那枝簽，果然靈驗，心中甚是愁煩。」

寶珠見公主沉吟，早看出來，笑道：「我雖不能執畫眉的彩筆，還可以拋繫足的紅絲，自然代覓個風月主人，斷不能名花無主也。」紫雲等又笑起來，就請公主同紫雲一房歇宿，一宿無話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